

胡山源 輯

# 幽默筆記

黃山書社

装帧设计：方绍武

## 幽默笔记

胡山源 辑

\*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0.75 字数：260,000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10,000

书号：ISBN 7-80535-033-7/I·17 定价：2.75元

## 重 印 代 序

“幽默”正解，幽而默之；  
“予欲无言”，长夜迟迟。

古已有之，不劳翻译；  
掇拾笔记，裒然成帙。

于今重印，自当欢迎；  
有益无害，于心安宁。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---

## 自序

住在上海的生活，真正无聊。会哼几句“小东人”的朋友，劝我去听听“京戏”，我却怕锣鼓震聋我的耳朵。洋派朋友劝我去看看“梅蕙丝”之流，包可欢心，我却懒在黑暗中受闷气。又有西装穿得笔挺的朋友，拉我上“火山”去玩玩。我说，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跳不动了，而且从来没有上过，也没有这心思去学什么“狐步”、“汤锅”了。其它还有些耽于声色犬马的同志，看我孤寂得可怜，也时常一片好心，来劝我不要过于自苦，跟他们出去走走。但是我一看到讲究输赢的人的面孔，便要难过得饭也吃不下去。至于“人肉市场”，不要说不敢去，连想也不敢想。唯一的消遣，只有到足球场上去，在人窠里挤上两三个钟点，喝着西北风，直着嗓子喊几声“Rush on”，然而这玩意儿一年只有两三个月，每月只有三、五次，每次又不见得是一定能够过瘾的“泼雷”，所以还是呆在家里的时候为多。同样，费尽心思，和朋友们在洋大人管理的公园里，挖得了一块网球场，绿茵之上，便也可以畅快一下，然而一年又只得五个月，夏季一过，依然只好销声匿迹。当然，我也有一些人人应有的愿望的。我的愿望是：能够各处走走，看看山水；能够住在乡间，种种花木。然而这又谈何容易。我投胎没有投正，祖宗非但没有遗产给我，而且我一生下来便有债压着我。大起来了，更没有出息。既不会做官发财，甚至巴巴地爬上一个名流学者的地位也不会，只好眼看着什么公路处，什么风景开发会，很起劲地将一批一批大人先生们，免费地装进了大号汽车，开到山中去，自己只有咽唾沫儿的份儿。至于左一个别墅，右一个草堂，更加谈也不要谈起，于

我是风马牛。……有人说，你这样左也不高兴，右也不高兴，而你所高兴的，你又办不到，你这个人实在可以死了。我说，这话不错；但也有个讲究：第一，我正还不高兴死；第二，我是高兴死的，然而也是办不到，将若之何！……最后，有一个号称呆子的朋友，对我说，你不如空了就看看书吧，到底还是我们的本色。我说，对，但是叫我看什么书呢？经、史、子、集，我只看见它们板起了面孔，象煞有介事的教训人，实在不敢领教；长篇小说，幼时早就看完了；而且现在也没有这般耐性，肯在数十百万字的篇幅中维持着一个故事的兴趣。洋装新书，一翻开来便是许多幼时没有读过的新字，和用外国文法也分析不出其词类、片语和子句的句子，实在看不懂。原本外国书，总算还能看几本，然而买买又讨厌，而且也很费钱。到了这时，有一位在四马路很活动的文学朋友，说，干脆，去年是杂志年，今年还在方兴未艾；去年是幽默文学年，今年还是一股子劲儿，看杂志，看幽默的文学杂志吧！接着，他就从大衣袋里掏出了几种他说是最流行的，打开来给我看。我说，这也是新书，我怕看不懂。朋友热心得很，说，你不妨试试看，譬如头痛一场。我说我真的怕头痛，还是你将它们的内容说给我听听吧。朋友没奈何，便向我用演讲的姿态，将它们推荐了一会。末了，给了我一个评语，说，你这个人顽固得真可以！我也不说什么；我对他笑笑；我请他坐下来。我到客堂后开了电灯，在我床头桌子上，取出了一堆书，给他看。他一看见，便说，线装书，我也不看，我说，你莫慌：这虽然不是烫头发的“摩登伽”，但也不一定便是戴凤冠霞帔而缠小脚的老太太。我随便挑了几篇给他看。他实在比我长进。他从谏如流。他一看而心平，再看而气和，三看而颠头播脑，四看而春风满面，怡然自得，五看而……他高高兴兴地说，原来这是悠然而动人心魂，而别有情趣的古美女，失敬了。他将带来的几本杂志，向地上一掼，踏了两脚，又愤愤地说，拾了一些外国人的唾余，带了几个

夹金戒指，也来自命风雅，装时髦，什么东西！简直不知人间有着羞耻事！他立刻劝我将我给他看的東西，捡在一处，由他介绍给书局去出版，以便公之同好。我一则怕轧当代幽默大家的牌头，二则怕吃幽默饭的人当我夺了他的饭碗，也许要和我拼命，我有些不敢。朋友说，那管不了这许多，叫我就办起来。最后他说，这也就是你的消遣呢。这句话的确打动了我的心，我就听了他的话。因此，我顺便在此声明一句：我并不要打起“请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”的旗号，在这幽默王国中起革命，而且也没有心思要靠什么中郎外郎的余荫吃饭，我不过消遣消遣而已，并且我也知道不久我又会觉得无聊，扔了这个消遣的。

一九三五年一月

## 凡 例

一、本书摭摭古今笔记中幽默文字而成，故名。

二、本书取材标准：

1. 富有诙谐意趣者，故纯粹之雅言雅事不录，不同于《世说新语》等书。

2. 有隽永之味，能引起美感者。故低级趣味，在所屏除，不录《笑林广记》、《一见哈哈笑》之类。

3. 凡原书并非笔记，或笔记中篇幅过长，或近人笔记其价值尚未确定者，一概不录。

4. 诗话、词话、曲话、联话不录，由编者另编《幽默诗话》等书。

三、所录各篇，俱都注明出处（其有注出子、史名目者，亦自其他笔记转录而来，并非直接录自该子、史）。

四、各篇俱加新式标点，以便阅读。

五、卷末附有本书所用笔记提要，以供参考。

六、本书经编者一人之力，穷搜冥索，历时年余，所得不过如此。将来如果续有所获，当再补入，或出二集。倘蒙海内贤达，不弃芜陋，予以增补或订正，不胜欢迎之至。

## 总 目

|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、重印代序 | ( 1 )   |
| 二、自 序  | ( 1 )   |
| 三、凡 例  | ( 1 )   |
| 四、分类目次 | ( 1 )   |
| 五、正 文  | ( 1 )   |
| 六、用书提要 | ( 307 ) |
| 七、出版后记 | ( 325 ) |
| 八、书后赘言 | ( 326 ) |

## 分 类 目 次

|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一   | 文字类      | 1   |
| 二   | 天时类      | 16  |
| 三   | 幻异类(鬼神附) | 18  |
| 四   | 夫妇类      | 20  |
| 五   | 兄弟类      | 25  |
| 六   | 生死类(年龄附) | 28  |
| 七   | 地理类      | 32  |
| 八   | 行游类      | 35  |
| 九   | 技能类      | 41  |
| 十   | 言语类      | 53  |
| 十一  | 官政类      | 61  |
| 十二  | 姓名类      | 95  |
| 十三  | 科第类      | 115 |
| 十四  | 品格类      | 122 |
| 十五  | 建筑类      | 131 |
| 十六  | 师友类      | 135 |
| 十七  | 起居类      | 140 |
| 十八  | 动物类      | 146 |
| 十九  | 疾病类(医药附) | 156 |
| 二十  | 倡优类      | 160 |
| 二十一 | 婢仆类      | 167 |
| 二十二 | 贫富类      | 171 |
| 二十三 | 植物类      | 173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十四 | 经籍类·····      | 179 |
| 二十五 | 饮食类·····      | 187 |
| 二十六 | 庆吊类（婚丧附）····· | 214 |
| 二十七 | 亲子类（亲族附）····· | 220 |
| 二十八 | 器用类·····      | 227 |
| 二十九 | 癖习类·····      | 237 |
| 三十  | 杂类·····       | 261 |
| 三十一 | 戏弄类·····      | 276 |
| 三十二 | 礼仪类·····      | 279 |
| 三十三 | 释道类·····      | 281 |
| 三十四 | 体容类·····      | 292 |

## 一、文字类

### 曹 娥 碑

魏武尝过曹娥碑下。杨修从碑背上，见题作“黄绢幼妇外孙  
螯白”八字。魏武谓修曰：“解不？”答曰：“解。”魏武曰：  
“卿未可言，待我思之。”行三十里，魏武乃曰：“吾已得。”  
令修别记所知。修曰：“‘黄绢’，色丝也，于字为‘绝’；  
‘幼妇’，少女也，于字为‘妙’；‘外孙’，女子也，于字为  
‘好’；‘螯白’，受辛也，于字为‘辞’：所谓‘绝妙好辞’  
也。”魏武亦记之，与修同，乃叹曰：“吾才不及卿，乃觉三十  
里！”

《世说新语》

### 岂 是 语 助

唐李据，宰相绛之侄，生绮纨间，曾不知书。门荫调补澠池  
丞，因岁节，索鱼不得，怒追渔师。云：“缘獭暴，不敢打  
鱼。”判云：“俯临新岁，猛兽惊人，渔纲至宽，疏而不漏，  
放。”又祇承人请假，状后判云：“白日黄昏须到，夜即平明放  
归。”祇承人竟不敢去。又判决祇承人：“如此痴顽，岂合吃  
杖，决五下。”人有语曰：“岂合吃杖，不合决他。”李曰：  
“公何会，岂是语助，共之乎者也何别。”

《卢氏杂说》

## 轻 薄

韩十八愈，直是太轻薄，谓李二十六程曰：“某与丞相崔大群，同年往还，直是聪明过人。”李曰：“何处是过人者？”韩曰：“共愈往还二十余年，不曾共说著文章，此岂不是敏慧过人也？”

《刘宾客嘉话录》

## 藏 拙

梁常侍徐陵之于齐，时魏收文学，北朝之秀。收录其文集以遗陵，令传之江左。陵遂济江而沉之，从者以问，陵曰：“吾为魏公藏拙。”

《隋唐嘉话》

## 正 字

元宗御勤政楼，大张乐，罗列百妓。时教坊有王大娘者，喜戴百尺竿，竿上施木山，状瀛洲方丈，令小儿持绛节，出入于其间，歌舞不辍。时刘宴以神童为秘书正字，年方十岁，形状犴劣，而聪悟过人。元宗召于楼中帘下，贵妃置于膝上，为施粉黛，与之巾栉。元宗问宴曰：“卿为正字，正得几字？”宴曰：“天下字皆正，唯‘朋’字未正得。”（盖指朋党）

《明皇杂录》

## 文 选

国初尚文选，当时文人专意此书，故草必称“王孙”，梅必

称“驿使”，月必称“望舒”，山水必称“清晖”。至庆历后，恶其陈腐，诸作者始一洗之。方其盛时，士子至为之语曰：“文选烂，秀才半。”建炎以来，尚苏氏文章，学者翕然从之，而蜀士尤盛。亦有语曰：“苏文熟，吃羊肉；苏文生，吃菜羹。”

《老学庵笔记》

## 苏子瞻

苏子瞻自在场屋，笔力豪骋，不能屈折于作赋。省试时，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，初未之识。梅圣俞作考官，得其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以为似《孟子》。然中引“皋陶曰‘杀之’，三，尧曰‘宥之’，三”。事不见所据，亟以示文忠。大喜，往取其赋，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，即擢第二。及放榜，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，遂以问之。子瞻徐曰：“想当然耳，何必须要有出处？”圣俞大骇。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。

《石林燕语》

## 屠豕贵侯

胡旦，文辞敏丽，见推一时。晚年病目，闭门闲居。一日，史馆共议作一《贵侯传》，其人少贱，尝屠豕猪，史官以为讳之即非实录，书之即难为辞，相与见旦。旦曰：“何不曰‘某少尝操刀以割，示有宰天下之志？’”莫不叹服。

《澠水燕谈录》

## 犴麋

熙宁中，学士以字解相上。或问贡父曰：“会得字学新说否？”贡父曰：“字有三牛为犴字，三鹿为麋字。窃以牛为麋而

行缓，非善奔者；鹿善奔而体瘦，非龕大者，欲二字相易，庶各会其意。”闻者大笑。

《澠水燕谈录》

## 庄 布

庄布访皮日休不遇，因以书疏其短失，世颇传其文。日休子光邺，尝为吴越王使江南，辄问：“江表何人近文最高？”或对曰：“近世无闻，唯庄布赠皮日休书，家藏一本。”光邺大惭。

《江南余载》

## 醉翁亭记

《醉翁亭记》初成，天下莫不传诵，家至户到，当时为之纸贵。宋子京得其本，读之数过曰：“只目为《醉翁亭赋》，有何不可？”

《曲洧旧闻》

## 凿开混沌

薛逢命一道士貌真，自为赞曰：“壮哉薛逢，长七尺五寸。”放笔，终未能续。一旦，忽有羽衣诣门，延之语，忽于东壁见真赞，读之，乃命笔续之曰：“手把金锥，凿开混沌。”长揖而去，不知所之（逢作《凿混沌赋》驰名）。

《南部新书》

## 语 助

太祖皇帝将展外城，幸朱雀门，亲自规画。独赵韩王普，时

从幸，上指门额问普曰：“何不只书朱雀门？须著之字安用？”普对曰：“语助。”太祖大笑曰：“之乎者也，助得甚事！”

《湘山野录》

## 小 鱼 子

西蜀官妓曰薛涛者，辩慧知诗。尝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，令带禽鱼鸟兽。乃曰：“有虞陶唐，”坐客忍笑不罚。至薛涛云：“佐时阿衡，”其人谓语中无鱼鸟，请罚。薛笑曰：“衡字尚有小鱼子；使君‘有虞陶唐’都无一鱼。”宾客大笑，刺史初不觉。

《唐语林》

## 七八分不解事

张文潜言尝问张安道云：“司马君实直言王介甫不晓事，是如何？”安道云：“贤只消去看《字说》。”文潜云：“《字说》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处。”安道云：“若然，则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。”文潜大笑。

《道山清话》

## 不敢言而敢怒

东坡在雪堂，一日，读杜牧之《阿房宫赋》几数遍，每读彻一遍，即再三咨嗟叹息，至夜分犹不寐。有二老兵，皆陕人，给事左右，坐久，甚苦之。一人长叹，操西音曰：“知他有甚好处，夜久寒甚，不肯睡！”连作冤苦声。其一曰：“也有两句好（西人皆作吼音）。”其人大怒曰：“你又理会得甚底！”对曰：“我

爱他道：‘天下之人，不敢言而敢怒。’”叔党卧而闻之，明日以告。东坡大笑曰：“这汉子也有鉴识。”

《道山清话》

## 误入田螺精家中

予尝见苏子瞻一帖云：“步行尽矣，风雨凄然；纸窗竹屋，灯火青萤；时于其间，得少佳趣；无由持献，独享为愧。”一日对贡父举此，贡父云：“前数句是夜行迷路，误入田螺精家中来。”

《道山清话》

## 祭诗以酒脯

贾岛尝以岁除，取一年所得诗，祭以酒脯，曰：“劳吾精神，以是补之。”

《金门岁节》

## 诗文涩体

宋子京诗文瑰丽，与兄颀颇。其《新唐书》好用僻字涩句，以矜其博，使人读之，胸臆间格格不纳，殊不爽朗。近日朱笥河学士，诗文亦然。余尝谓法时帆祭酒云：“读《新唐书》及《朱笥河集》，如人害噎隔症，实难舒畅也。”法公为之大笑。

《啸亭续录》

## 自文章堆中匍匐出者

陆司马（宗阶），少年科目，居大司成任，垂三十年。纯皇

帝召见，怜其衰老，数年中，立擢大司马。尝问之曰：“卿年迟暮，自揣精力尚能衡文柄乎？”公对曰：“臣任司成时，日课国学生，乃自文章堆中匍匐出者，殊不以为苦也。”上笑颌之。

《啸亭续录》

## 鞋 底 样

杨文公有重名于世。常因草制，为执政者多所点窜，杨甚不平，因取稿上涂抹之处，以浓墨傅之，就加为鞋底样，题其榜曰：“世业杨家鞋底。”或问其故，乃曰：“是他别人脚迹。”当时传以为嗔噤。自后舍人行词，遇涂抹者，必相谑云：“又遭鞋底。”

《隐窟杂志》

## 字 说

东坡闻荆公《字说》新成，戏曰：“以‘竹’鞭‘马’为‘笃’，以‘竹’鞭‘犬’，有何可‘笑’？”又曰：“‘鸬’字从‘九’从‘鸟’，亦有证据：《诗》曰，‘鸬鸕在桑，其子七兮’，和爹和娘，恰是九个。”

《高斋漫录》

## 想 当 然 尔

东坡先生召试“直言极谏科”时，答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有云：“皋陶曰‘杀之’，三，尧曰‘宥之’，三，”诸主文皆不知其出处。及入谢日，引过，诸两制幕次，欧公问其出处。东坡笑曰：“想当然尔！”数公大笑。

《侯鯖录》